

汤汤灵动系列

只是偶尔哭

汤 汤 / 著



新蕾出版社

汤汤灵动系印

只是偶尔哭

汤 汤 / 著

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是偶尔哭/汤汤著.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2.6
(汤汤灵动系列)
ISBN 978-7-5307-5303-3

I.①只…
II.①汤…
III.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4516 号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纪秀荣

电 话:总编办 (022)23332422

发行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4

版 次: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8 000

定 价:17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如发
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(022)23332677 邮编:300051



目录

笨菲儿还在洞里



只是偶尔哭



后来呢?



圆鼻头





目录

其实我也喜欢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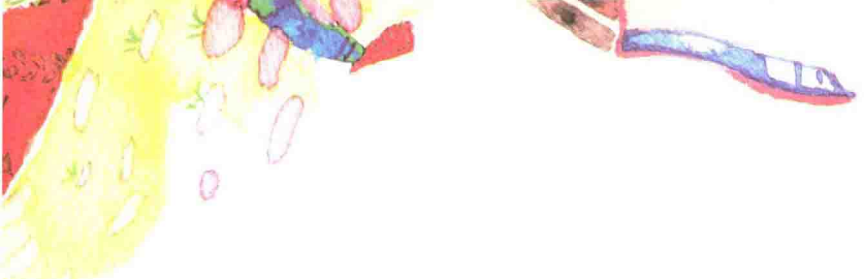


杉子的圣诞



抱抱





笨菲儿还在洞里

“你跟着我们，干什么？”小个子的王经和柯响猛一回头，悄随其后的李宽一个(激灵)定住了。

“跟着玩一玩嘛！”李宽挠着一头乱发，有些讨好地说。

“快走开，小心我们告老师去。”王经大大的眼睛里写着不(耐烦)。

李宽(满不在乎)：“你们去告吧，反正我天天被老师剋，早就习惯了。不过，你们两个班干部午睡时间从家里溜出来玩，被老师知道，星级少年的评比就一票否决了。”李宽是个高个子，微胖，肉乎乎的脸庞，说话(慢条斯理)。

王经和柯响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。柯响说：“(允许)你跟着，条件是……”

“条件是嘴巴要严。”李宽一边接嘴一边靠了上来，前面的两个男孩赶紧往前几步，(保持)了一



只是偶尔哭

笨菲儿还在洞里

定(距离)。

三个人往学校(附近)的山头走去，走着走着，三个人猛一回头，后面远远跟着的邓菲儿一个机灵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笨菲儿，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”柯响大声责问。





邓菲儿原地站着，不说话，歪着头只是笑。

“别跟来，小心我们揍你！”王经凶凶地警告。

“笨菲儿，你走吧，你这种恐龙级别的女孩，我们不欢迎的。”李宽说。

邓菲儿冲着李宽笑了一下，不回答，一边笑一边扯路边一根粗粗的狗尾巴草。

他们四个是同班同学，家又住得很近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走吧，别理她了。”王经摆一摆手，柯响说了一声“真讨厌”，三个男孩又继续往前走。邓菲儿远远跟着，脸上一直挂着笑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又有些调皮。

邓菲儿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，一年级的時候特别爱笑爱说话，期末考试的时候，她举了六次手，每次都认认真真的向老师报告：“老师，他不给我看他的试卷！”“他”是李宽，那时是她的同桌。这成了他们班级最（经典）的笑话，一直流行到现在。

现在已经是六年级了。邓菲儿已经光笑不说话了，考试的时候，她认认真真的在试卷的每一个空白处都写上“人”。对，邓菲儿的智商是有些问题。而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的脸越长越不好看，肤色越来越黑，眼睛也越来越小了。



只是偶尔哭

笨菲儿还在海里

大家都喊她笨菲儿，平时几乎没有人理她。可她偏偏不知趣，哪里人多，就凑到哪里，老遭人嫌也不在乎。

此时此刻，三个男孩也同样嫌弃她，尤其是王经和柯响，心中更是不爽，先是跟了一个差等学生，接着又跟了个笨女孩。平日里，他们是从不会与这两人为伍的。

后来，男孩们索性撒开腿跑了起来。笨菲儿一愣，也跟着跑了起来，一边跑一边笑，笑声夹着喘息，撒了一路。

不一会儿就跑到了山脚下，一个小小的山洞口斜斜地对着天空。

“就是这里了，这里面肯定有宝藏。”王经和柯响兴奋起来。李宽说：“不就是个破山洞吗？我在老家见得多了，不会有什么宝藏的。”王经和柯响不满地瞪他一眼。这个时候，邓菲儿也到了，只是躲躲闪闪地不敢靠近，只等着三个男孩的一声传唤：“过来吧。”

王经在洞前来回走了几步说：“凭我的直觉，这里面准藏着好东西。”

“会不会是遗留下来的古墓？”柯响接道。

“极有可能，也许曾经光顾过盗墓者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肯定会有东西留下来，对，是古董！不



过，说不定已经遭到破坏了。”王经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子。

“那就爬进去看看。”李宽说。

“当然要爬进去的。”柯响边说边从裤袋里摸出了一个(袖珍)手电。

谁先进去呢？三个男孩谁都不愿意打头阵。虽然没有一个嘴巴上说害怕的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些打鼓。

李宽说：“我只是跟着来看看的，要探险的是你们两个。”

王经说：“据我的(推测)，洞里肯定不会有危险。”

“是不会有危险的，从理论上分析。”柯响也这么说。不过，他们谁也没有摆出进洞的架势。

洞口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

“我不怕，我先爬进去。”邓菲儿开口了，六道目光齐刷刷射向了她的胸脯，她拍着(胸脯)使劲点头。

接着，三个男孩拥着邓菲儿来到了洞口前。

“你真的不怕？”李宽不放心地问。

“不怕！”

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真是个女侠啊！”柯响半是试探半是怂恿。

王经(殷勤)地帮着拨开洞口的一簇野草：“女



只是偶尔哭

邓菲儿还在洞里



侠，请进，等着你
凯旋！”柯响连忙
把小手电递到邓菲儿的
手上。

邓菲儿黄黄的脸红了一
下，满脸是笑，她的记忆里好像从没有这么多人
围着她说过话，她好像有些醉了。她膝盖着地，俯
下小小的身子，覆着稀黄头发的小脑袋，慢慢地
探进洞中。露在外面的屁股上，有个(粗糙)的补丁。
自从她的弟弟降临，她的妈妈几乎已经忘记给她
添置衣裤。

三个男孩看着邓菲儿的屁股往里移动，嗓子



眼儿莫名有些发紧。突然，那屁股又退了出来，接着稀黄头发的小脑袋瓜儿也退了出来，邓菲儿问：“以后，可以让我常跟着你们吗？”

王经和柯响忙不迭地回答：“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

李宽说：“如果怕，就不要爬进去了。我以后会带你玩的。”

邓菲儿的脸又幸福地红了一下，她果断地把脑袋埋进洞里，接着半个身子不见了，接着，屁股上的补丁也消失在洞的黑暗中了。洞里似乎有一团黄黄的光晕，一上一下地动，那应该是柯响的手电吧。

三个站在洞口的男孩，死死地往洞里张望，虽然看不见什么，但谁也没有说一句话。

良久，柯响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说：“现在是12点10分，再过10分钟，笨菲儿就该出来了。”

“不是笨菲儿，是邓菲儿。”李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纠正，往常他也是叫“笨菲儿”的。

洞口的气氛轻松起来，男孩子们开始谈论邓菲儿会从洞里带出什么好东西来。

柯响说，我真希望是一把生了锈的青铜剑。

王经说，我更希望是一口汉代的粗瓷大碗。

李宽说，如果是一个金元宝，那才好呢。

柯响再次抬起手腕，是12点24分。大家又不说话了。只容得一个小孩儿进去的洞口斜斜地望着天空，好像随时准备着要吞进去一些什么。洞口蓬松的碎土，留着邓菲儿的手和膝盖移动过的痕迹。

“邓菲儿。”李宽朝着洞口轻轻地唤了一下，王经和柯响也跟着唤了一下。洞里并没有传来任何回应。

“邓菲儿！”

“邓菲儿——邓菲儿——”

三个男孩趴在洞口，一声比一声喊得响，但是，洞里依旧死一样的安静。

柯响腕上的手表显示着12点36分，12点37分，12点40分……

“邓菲儿——”三个男孩一齐喊，喊了一遍又一遍，黑洞把他们的声音一把把吞进去，却不放出任何一点儿哪怕最细微的声音。

邓菲儿爬进洞不久后，手电突然灭了，因为那电池已经用了很久还没有来得及换。接着，一张血盆大口悄悄打开，原来洞里住着一一条超级大蟒蛇。邓菲儿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她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里腥臭逼人，又软又潮，还不停地蠕动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她的每一寸皮肤



都开始灼痛……邓菲儿在蟒蛇的肚子里昏迷过去，再也不会醒来，不用多长时间，她就成了蟒蛇的排泄物。柯响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，害怕使他的小蒜头鼻子不停地抽动。

邓菲儿爬进洞不久后，突然觉得全身无力，口干舌燥，好像透不过气来，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，因为洞里是大量的一氧化碳，邓菲儿中毒身亡。王经的脑子里反复出现这样的情景，他觉得十分口渴。

而此时在李宽的脑海里，正飞舞着大量的吸血蝙蝠，它们绕着可怜的邓菲儿，享受着美餐……

“啊——”李宽一声尖叫，吓得正沉浸在想象中的王经和柯响抱成一团。

在三个男孩的心里，此时此刻的邓菲儿必定是凶多吉少，或许，或许已经死了。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把这个不祥的猜测说出口。

柯响腕上的手表显示着1点零1分。

三个男孩盯着洞口，呆呆地站着，李宽的眼里渐渐蓄满了泪水。

“先回去吧。再过19分钟午睡铃就响了。”王经轻轻地说。

“对，先回去吧，下午第一堂是班主任的语文



只是偶尔哭

邓菲儿还在洞里



课。”柯响也说道。

李宽摇摇头，随着他的摇头，一滴泪水飞落下来：“邓菲儿还在洞里，不再等等吗？”

等到1点12分。

柯响说：“必须回去了，要不然就迟到了，那就惨了。”

王经连忙附和着“对，对”。李宽看了一眼洞口：“可是邓菲儿还在洞里。”但是王经和柯响已经转身了，李宽只得跟上。

路上，王经吩咐道：“今天的事，谁也不能对任何人说。”

“我有些害怕。”柯响的声音颤颤的。

“我们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知道吗？被老师知道我们午睡时溜到外面玩，不但星级少年



一票否决，我们的乌纱帽也会保不住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别人问起邓菲儿，怎么办？”柯响说。

“就说不知道。”王经咬了咬嘴唇。

一直低着头发呆的李宽大声说道：“不行，回去马上告诉老师，让老师找人来救。”

说着他就要跑，被王经一把拉住了：“不能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能说？你们除了在乎星级少年，在乎你们的乌纱帽，你们在乎什么？你们太自私了，我算看清你们这些好学生的嘴脸了。放开我！”

没想到柯响哭了起来，只一瞬间，鼻涕和眼泪就把他的脸糊得不成样子了：“如果，邓菲儿真的已经死了，如果别人知道邓菲儿是因为我们才爬进洞去的，我们，我们会被抓去坐牢吗？”

这一说，把王经也吓着了：“人命关天，除了坐牢，说不定还会，还会……”

柯响干脆“呜呜呜”地越哭越响，同时李宽也愣住了。

“要赔很多钱，是肯定的。”王经又说。

坐牢，枪毙，爸爸妈妈赔钱……李宽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

只是偶尔哭

邓菲儿还在洞里

他跟在小个子的王经和柯响后面，默默地往学校走。不远的地方，传来了午睡的下课铃声。

三个男孩子撒开腿跑起来，后面没有邓菲儿的笑和喘息声了。

快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三个人停住了，互相望了一眼，这意思大家都明白，现在大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出了事，谁都逃不了。

王经和柯响踏进了校园大门。

李宽还愣在校门口。突然，他一转身，往山的方向跑回去。他打定了一个主意。

那个山洞，依旧斜斜地面无表情地对着天空。

洞口的草，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有几根扯断了的，落在地上叹息。邓菲儿爬过的痕迹，似乎也在轻微地叹息。

李宽望着洞口，眼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蓄满了泪水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小腿在抖动。因为，他想要爬进洞里去看看，不管邓菲儿是死是活，他都要爬进去看看，否则还算是一个男子汉吗？

可他又是那么害怕，那种怕，从脚底传上来，传到哪里，哪里就开始发抖。他不停地到附近撒尿，眼前不停地飞舞着黑色的吸血蝙蝠。他知道，这只是幻觉而已。但是他又那么相信，洞里会有